全梁文/卷二十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梁文　卷二十三

萧子範 萧子顯 萧子雲

卷二十三

萧子范

子范字景则，齐豫章王嶷第六子。永明十年，封祁阳县侯，除太子洗马。梁受禅，例降爵为子，历後军记室参军、司徒主簿、丹阳尹丞、太子中舍人。出为建安太守，还除大司马南平王户曹属从事中郎，迁宣惠谘议参军护军临贺王正德长史。随府迁信威长史，领丹阳尹丞，除中散大夫，迁光禄廷尉卿。出为戎昭将军、始兴内史，还除太中大夫，迁秘书监。简文帝即位，召为光禄大夫，不拜，卒。元帝追赠金紫光禄大夫，谥曰文。有《千字文》一卷，《集》十二卷。

家园三月三日赋

春亦暮止，田家上巳。时将舒於九门，节方郊於七里。扇习习之和风，照迟迟之华晷。飞玄翮之土燕，夺丹胸之山雉。聊洁薪而濯故，式东流之前轨。居免上漏，树非榛栗。即无择於爽垲，曾不访於凶吉。右赡则青溪千仞，北睹则龙盘秀出。与岁月而荒茫，同林薮之芜密。欢兹嘉月，悦此时良。庭散花蕊，傍插筠篁。洒玄醪於沼沚，浮绛枣於泱泱。观翠纶之出没，戏青舸之低昂。〈《艺文类聚》四，《初学记》四。〉

建安城门峡赋

原夫城门之所都，乃设险於闽区。艰难过於身势，襟要甚於飞狐。长湍一流而沸涌，层山两判而盘纡。对　　双分，千霄带云。怪石随波而隐见，枯槎横出而不群。顾瞻左右，

重峦接阜。其闲如砺，其绝如斗。千乘驰轮，匹夫可守。巃崧呀呷，蹙浪扬华。雁门饮羽，西施浣沙。环诡丰隆，质状不同。班黄糅采，玄紫潜通。水奔湍其如电，声疾烈其如风。树低柯而翠郁，潭隐日而青空。〈《艺文类聚》六〉

直坊赋〈并序〉

余以天监六年为洗马，十七年复直中舍之坊，感因怀旧，凄然而作。

岁惟奄茂，清明送风。承恩从官，自府游宫。信吾生之多幸，达六合之大同。何坊禁之寥阒，对长庭之芜水。门幽幽而重闭，室愔愔而内静。应晓刻而坐朝，听鸣钟而自警。虽生风於蟭螟，终罕曜於阳景。颇留连於九思，恒殷勤於三省。於时也，春果馀英，夏条垂实。殿穹窿而起阴，槐连拳而负日。傍高墉之逦迤，观层扉之郁律。写学宫於洛都，摹画堂於汉室。台榭千名，仙灵闲出。〈《艺文类聚》六十二〉

伤往赋

彼兰菊之芳茂，及藁槿之荣色，终於邑乎繁霜，俱飘　於路侧。引轻华之微珍，犹见嗟於有识。况独立之妍媛，信盈盈而挺直。去倡家而来仪，承君子之宴息。摧丽容而思进，岂蛾眉之肯抑。咏美腾而自箴，歌忠妾而为式。痛妖姿之不留，惜华年之中夭。冀累祥之永庆，忽从飙而先标。魂一逝而莫追，夕有长而无晓。惟君侯之惆怅，览遗物而沾巾。帷半垂而将下，尚仿像而疑真。怀方士之良术，显有凭而致神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三十四〉

求撰昭明太子集表

臣闻姬旦云亡，播神乐於百代；宣尼既殁，传《雅》、《颂》於千祀。夏启之风，载传乐野；周、晋之迹，止在洛滨。入侍四公，西京见美；长寿一察，东汉流名。魏击之悟箧衣，事关战国；孙登之爱田苗，义属偏霸。各称小善，靡擅雕虫。子桓虽诗赋可嘉，矩范顿阙，贻讥良史。取诮前载，备而为论，发奥允归。自少阳潜位，震方灭采；神仪长往，铜龙毁构。音颜缅邈，舟壑迁移。若乃缘情体物，繁弦缛锦，纵横艳思，笼盖辞林，积练累素，盈车满笈，金石有销，斯文方远。既异陈王之躬撰，又非当阳之自集。臣蝉翼轻身，未从尘露。而班输严驾，永轰诽骖，恋主怀兹，伏深涕慕。冒乞铨次遗藻，勒成卷轴。〈《艺文类聚》十六〉

为兄宗正让都官尚书表

纳言之授，皇命所由。五星悬晖，差池紫宫之曲；百官根本，联曹建礼之内。孔、蔡该博，垂芳於两京；陈、锺合才，比肩於魏世。逖望前英，俯循庸薄。义无尸素，礼绝祗奉。〈《艺文类聚》四十八，《初学记》十一。〉

为蔡令樽让吴郡表

今吴奥区，地迫都辇。譬彼西京，则扶风冯翊；方之洛下，则颍川河内。自非时雨之政，解绳之才，宁可奉其理之言，承河润之旨？邓攸廉白，乃著不留之歌；贺劭沈静，犹致题门之责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五十〉

到临贺王信威府

上藩首佐，於兹再忝，河南雌伏，自此重升。以老少异时，盛衰殊日，虽佩恩宠，还羞年鬓。〈《梁书·萧子范传》〉

七诱

幽遁公子，不游义路，不入礼门，人主焉得为臣？公侯难以为客，有暴势大夫。驱美泽之车，策千里之马，乃至公子之所居。

大夫曰：收苗山之铤，采邪溪之铜，既云时吉，亦曰天中。金英内曜，银精外通。均如屈杨之舒彩，粲若芙蓉之始红。七星布而成列，五色变而无穷。宝兼千万，声重二都。迈兹巨《门报》，超彼鹿卢。呈形薛烛，表质风胡。

大夫曰：王馔方丈，蕙肴果器。法磬吴章，妙穷伊挚。若乃豹胎之贵，凤印之珍，常山之果，醴水之鳞。

大夫曰：访幼女於蔡邑，选佳人於赵都。或拾翠於神渚，或采桑於城隅。见者忘锄而留瞩，行者下檐而踟蹰。女乃歌曰：井上李兮随凤标，垂翠帷兮夜难晓。独处廓兮心悄悄，怀素缕之双针。愿因之於三鸟。

大夫曰：若乃帝思启土，命将朔方，守边鄙而拥角节，集兵旅而驰牙璋。或埋轮於绝域，或絷马於遐疆。功格宇宙，威振蛮荒。

大夫曰：逸态之赤兔，骏足之骊驹，龙文重於汉厩，鱼目贵於西都。若乃似鹿之体，如龙之姿，缁以紫缕，系以素丝。

大夫曰：冬轩阳木，夏伐殷材，剞劂之功咸至，钩绳之妙并来。拟天文而特建，象地户而高开。丽前修之金屋，陋曩日之璜台。若乃缇锦遍室，丹青被土，白珠之帘，水精之柱。绮井镂而重葩，华桷焕而相距。文石之井，珊瑚之树。紫复峻而连天，青绮高而千雾。

大夫曰：自五气初运，二灵始分，蛇身之帝，牛首之君，焉足道哉！若乃圣皇之驭国，得附枝而居位。陋重华之聪明，茂放勋之文思。通犀、文角之献，相继於天府；金莺、银鸟之锡，不绝於史书。当此之时，子能佩玉而侍乎？公子竦然曰：前靡靡之数说，皆非鄙性之所娱；如今之善诱，请就列於康衢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五十七〉

冠子箴

是月惟令，敬择良辰。式遵士典，谘筮于宾。嘉字爰锡，醮酒方陈。礼在尔质，德成尔身。永变童心，长移悼齿。朱锦辞发，青纟句在履。丹石为操，冰泉厉己。务简朋匹，由苏游止。在我尚谦，推物尽美。面谄退言，弗纳于耳直弘矢辞，斯为良士。〈《艺文类聚》四十，《御览》五百四十。〉

萧子显

子显字景阳，子范第八弟。建武二年，封宁都县侯。永元末，为给事中。梁受禅，例降爵为子。历安西外兵仁威记室参军、司徒主簿、太尉录事、太子中舍人、建康令、邵陵王友、丹阳尹丞、中书郎，守宗正卿。出为临川内史，还除黄门郎。迁长兼侍中，领国子博士。迁国子祭酒，加侍中，除吏部尚书。大同三年，出为仁威将军、吴兴太守，卒。谥曰骄。有《後汉书》一百卷，《晋史草》三十卷，《齐书》六十卷，《普通北伐记》五卷，《贵俭传》三十卷，《集》二十卷。

御讲摩诃般若经序

庖牺乃神，八象所以成列；周文克圣，六虚所以广陈。盖导俗之偏典，非通方之大训。至如汉明自讲，同以儒术；简文谈疏，复谢专经。犹灵若之观井甃，云梦之在胸中也。皇帝体至道而扬盛烈，亶聪明而作元后。十地斯在，俯应人王；八神是生，允归世主。玄览无际，眇尘劫之初；寂照所通，该六合之外。屈此无为，示同有学；擅忍兼修，禅慧双举。超国城而大舍，既等王宫之时；量珍宝於四天，又同转轮之日。轻之若鸿毛，去之如脱屣。故以道驾皇王，事高方册。若非蕴生知之上德，蓄机神於怀抱，洞比三明，齐功三智，孰能与於此者哉！《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者，盖法部之为尊，乃圆圣之极教。开宗以无相明本，发轸与究竟同流。奥义云霏，深文海富，前世学人，鲜能堪受。皇上爱重大乘，遨游法藏，道同意合，眷怀总持，亲动王言，妙逾纶绂，导明心之远筌，标空解之奇趣，乃摛以翠缣，刻为金篆。众具宝饰，品穷无价，芝英让巧，金碧相耀。虽荣光之翊河圆，方此非瑞；青玉之为仙简，於焉已劣。皇太子乘万机之暇日，藉听朝之闲览，譬彼薰风，愿闻弘说。殷勤奏请，然後获从。以中大通七年太岁癸丑二月己未朔二十六日甲申，舆驾出大通门，幸同泰寺发讲，设道俗无遮大会。万骑龙趋，千乘雷动；天乐九成，梵音四合。震震填填，尘雾连天。以造於道场，而建乎福田也。既而龙衮辍御，法服尊临，殿华紫绀，座延高广。上界莫之拟，新学不能升。天容有穆，降诏音旨。弘捷疾之辩，骋无畏之辞。炙輠无穷，连环自解；恣所请问，涣然冰释。滞义同遣，疑网皆除。亦犹县镜之不藏，衢樽之俟酌。加以长筵互陛，冠冕千群，充堂溢二，僧侣山积。对别殿而重肩，环高廊而接坐。锥立不容，荆刺无地。承法雨之通润，悦甘露而忘归。如百川之赴巨海，类众星之仰日月。自皇太子、王侯已下，侍中、司空袁昂等六百九十八人，其僧正慧令等义学僧镇座一千人，昼则同心听受，夜则更述制意。其馀僧尼及优婆塞、优婆夷、众男冠道士、女冠道士、白衣居士、波斯国使、于阗国使、北馆归化人。讲肆所班，供帐所设，三十一万九千六百四十二人，又二宫武卫宿直之身，植葆戈，驻金甲，并蒙讲馔。别锡泉府，复数万人，不在听众之例。外国道人沙呵耶奢，年将百岁，在檀特山中坐禅，闻中国应有大讲，故自远而至，机感先通，咫尺万里，言语不达，重译乃宣，三藏之解，圣情悬照。又波斯国使王安拘，越荒服远夷，列参近座，膜拜露顶，欣受未闻。多种出家，闻义为贵。即有四人，同时落发。先是宝志法师者，神通不测，灵迹甚多，自有别传。天监元年，上始光有天下，方留心礼乐，未遑汾阳之寄，法师以其年九月，自持一尘尾扇及铁锡杖奉上，而口无所言，亦未取其意，于今三十馀年矣。其扇栖系以小绳，常所绾楔指迹之处，宛然具存。至是御乃鸣锡升堂，执扇讲说。故知震大千而吼法者，抑有冥符。是时岁云芳春，每夕雨法，法鼓晨鸣，辄便清朗，时过两旬，日盈三七，阳和协度，云景祯祥。至解讲之晨，四众云集，忏礼才毕，

而正殿十方大像，忽放光明，起自毫间，遍於屯字，左右灵相炳发，金仪炫耀。俄而左边十方菩萨像，续复放光，起右腋下，达于肩上。圣御射自虔礼，大众咸所观瞩，故知现此面门，证明义旨。若夫多闻弟子，内圣垂风，右史记言，实惟帝则。乃命近臣，纂录时事，凡厥谘诹，网不备举。或通释已远，而疑审方来；或宗致未闻，而启请先至。其追审者，皆是本习所怀。或隔日异辰，义成先後；或虽伸往复，终是一问。圣旨并随方酬接，如响应声。万物为心，事见乎此。後之学者，宜晓斯趣。上弘法岁久，凡诸学僧，远近同集，并会京师。而僧家之学，师习相守，唯信口说，专仗耳功，鲜能寻究经文，依求了义。上每为之通解，神采意得已在言先，裁引文句，便至数十，精详朗赡，莫能追领。旧学诸僧，黯如撤烛，驰气结舌，无人不然。万众仰观，一时心喜。诸如此事，非翰墨所能述。又外国诸僧所论义者，不必开所立之义，直是素有心疑，止来求决。或发偈诵，然後谘疑；或请问既罢，赞叹发愿。或语毕还坐，众俱不识；或谘竟乃去，莫知所在。容服非常，凡圣难测。是讲也，东储始启，止蒙七日，诸僧钻仰，欲罢不能，重复伸请，更蒙二七。而请益之众，颙颙不已。上以国务久拥，不允所祈，将欲解座，皇帝舍财，遍施钱、绢、银、锡杖等物二百一种，直一千九十六万。皇太子奉亲玉经格七宝经函等，仍供养经，又施僧钱、绢直三百四十三万。六宫所舍二百七十万，上亲临亿兆，躯自菲薄。司服所职，饔人所掌，若非朝廷典章，止是奉身之费，则大宫一日，将十万生衣，岁出千金。上并不取，别自营给。服粗浣衣，器同土簋；日一蔬膳，过中不餐。寒暑被袭，莫非大布；所居便殿，不能方丈。昔之幄座，今为下床；傍无侍卫，顾无玩物。左右唯经书卷轴，所对但见香炉锡杖。昧旦坐朝，日旰乃息。夜寻法宝，明发不寐。所利唯人，所约唯己。诚起居之恒事，禁中之实录。又宫人常格，年给数千万，悉从停省，无所为留。虽汉文衣不至地，光武谷数，方之蔑如矣。所造寺塔及诸斋会，不藉子来之民，不同大醊之礼，皆是采山泽之地利，为如法之净财。量入为出，资无外取；一役之劳，计限庸赍。故能构制等於天宫，设饭同於香积。国朝大礼，莫过三元；三元所设，众止数万。隔岁预营，仅而後举；监督纷纠，以为巨费。至於此会，出自净财。远近百姓，愿为邑节，欣欣请受，争取福分，不待号令，不须课率，黍稷馨香，如期即至。数十万众，响之不尽。所以知是皇上化力之所到，百姓善根之有成。至如军国恒度，府库常畜，固以天下为公器，则秋毫无所侵也。初上造十三种无尽藏，有放生布施二科，此藏利益，已为无限。而每月斋会，复於诸寺施财施食。又别敕至到张文休，日往屠肆，食切鼎俎，即时救赎，济免亿数，以此为常。文休者，先为运吏，辄散运米与贫民，应入大辟。上愍其一分，恻然不许。莽唯赦其重辜，乃加以至到之目。既非冯暖之市义，又无汲黯之请罪。人微宥重，过於昔时文休既荷嘉贷，未尝暂怠。日中或不得食，而足不得息，周遍京邑，行步如飞，击鼓扬幡，负担驰逐。家禽野兽，殚四生之品；无不放舍焉。是时朝臣，至于民庶，并各随喜，又钱一千一百一十四万。上区其心

迹，列有十条：或舍财同今法事者，或舍财以供养者，或舍财行慈悲者，或舍财乞诵经者，或舍财入节供者，或舍财入放生者，或舍财入布施者，或舍身施大众者，或烧指供养三宝者，或闻讲启求出家者。昔如来化导，获悟不同，故法眼无生，根性非一。上并与其人，同发大愿。别见愿文。小臣陪侍讲筵，谨立今序。〈《广弘明集》十九〉

自序

余为邵陵王友，忝还京师，远思前比，即楚之唐、宋，梁之严、邹，追寻平生，颇好辞藻，虽在名无成，求心已足。若乃登高目极，临水送归，风动春朝，月明秋夜，早雁初莺，开花落叶，有来斯应，每不能已也。前世贾、傅、崔、马、邯郸、缪、路之徒，并以文章显，所以屡以歌颂，自比古人。天监十六年，始预九日朝宴，稠人广坐，独受旨云：「今云物甚美，卿得不斐然赋诗。」诗既成，又降帝旨曰：「可谓才子。」余退谓人曰：「一顾之恩，非望而至。遂方贾谊何如哉？未易当也。」每有制作，特寡思功，须其自来，不以力构。少来所为诗赋，则《鸿序》一作，体兼众制，文备多方，颇为好事所传，故虚声易远。〈《梁书·萧子显传》〉

萧子云

子云字景乔，子范第九第。建武四年，封新浦县侯。梁受禅，例降爵为子。历秘书郎、太子舍人、北中郎外兵参军、晋安王文学、司徒主簿、丹阳尹丞、北中郎庐陵王谘议、参军兼尚书左丞，除黄门郎。迁轻车将军兼司徒左长史，入为吏部长兼伺中。出为贞威将军、临川内史，还除散骑常侍，复为侍中国子祭酒，领南徐州大中正，出为仁威将军东阳太守，还除宗正卿。台城陷，东奔晋陵，饿死。有《晋书》一百十二卷，《东宫新记》二十卷，《集》十九卷。

岁暮直庐赋

日躔女度，岁华云暮。衡轻炭燥，权重泉涸。藏玄武於太阴，蛰虫也於高雾。日临圭而易落，晷中　弋而南素。凝寒气於广庭，洞层阴於端库。〈《初学记》作「庑」。〉风餐切而晚作，云沧浪而晦景。霰的烁於彤庭，英葳蕤於丹屏。韬罘缺之飞栋，没屠苏之高影。始飘舞於圆池，终停华於方井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三，《初学记》三。〉

玄圃园讲赋

曰天监之十七。属储德之方宣，惟玉帛之光盛，信昌符之在焉。於是上照天，下漏泉，轮　之气吐烟，日月之景扬员。乃圣武之龙飞，载为家於天下，思承规於景数，遂长发而明社。若重光於有周，似二英於皇夏；方前星而列曜，播洪钟於胤雅。去兹永福，来即东朝。文物是纪，声明是昭。发玄章於粉缋，靡青綧於翠翘；銮纳那而垂藻，笳和鸣以承箫。载锡其光，令闻令望。察情幄帐，护齿虞庠。性与天道，言为圭璋，《诗》、《史》遥集，《礼》、《易》翱翔。义华洛水，文丽清漳。昔七觉之吐华，高人天而为长。道西被乎日用，法东流而未朗。故授神别於文昌，寄宝船於明两。异昔谈而同世，亦千年而影响。闻填填之法雷，见慧云之初爽。真如之轨既接，发挥之功已躡。开金泥，剖玉牒，削蒸栗之简，采罗树之叶。石室灵篇，南宫神篋，所以一音不已，而待规重矩叠者矣。惟至人之讲道，必山林之间旷。彼柰园与杏坛，深净名与素王。模清游之浩养，拟乐贤之隆壮。睿情杳然，是焉供帐。乃高谈玄圃之苑，张乐宣猷之上。观夫灵圃要妙，总禁林之叫穴条。禀辇道之三星，躔离宫之六曜。写溟浚沼，方华作峭。其山则岁崔豳豸，硱磴屈诡，坂墀截薛，夏含霜雪。下则溪壑泓澄，虹く降升；上则青霄丹气，云霞郁蒸。金华琳碧，银烛磽石；藻玉摛白，丹瑕流赤。周以玉树灌丛，紫桂香枫，霣篇含人，桃枝育虫。妙草的烁，灵果垂蒆；长卿寒翠，简子秋红。崖戴云而吐雨，木鸣条而起风。中有兰渚华池，渌流鼎泞，激水推移，弥望杳溟。倒飞阁之嵯峨，漾钓台而浮回。张翠帐於鸿船，泛羽旒於雀。是杉鸡绣质，木容锦章，戴胜吐绶，鹦鹊鸥香。璧龟紫鳖，濻[10]碧砂；离徙比目，累绮红虾。漂青纶之蓑折，荡碧组之鬈髻。铜龟受水而独涌，石鲸吐浪而戴华。所以藉园御之壮观，将仿像於毗耶。於是清宫广辟，宿设宵张，华灯熠曜，火树散芒，敛闪六尺，笼丛九光。颖若流金之出沙屿，粲若列宿之动天潢。朝曭朗而戒旦，云依霏而卷簇。轻辇西园，齐宫北郁；文卫济济，僧徒肃肃。法鼓朗而震音，众香馥而流馥。亦有百兽，呅呅穆穆，云车九层，芝驾四鹿。吴姬楚艳，胡笳燕筑；常从名倡，戏马蹋鞠。巡少阳，渡紫复，绕崇贤，啖承禄。扬散华之飘　，响清梵於林木。灯王归而赠筵，香积来而献熟。似众圣之乘空，若能仁之在目。既而俄轩有　，肆筵授几，高殿肃而神严，微言欣而奏理。焕嘉语於丹青，得亲承於音旨。智周物而为心，情研几而尽谛。言超超而出象，理亹亹而逾系。类炙两娱心之谈未足云，晋储真假之理岂能逮。史臣乃载笔撰功，请事其职，赋金相玉式。世既闻甘露之言，民已登仁寿之域矣。将奉瑶宫之　犬，陪云楼之轼。福穰穰，委如山，长莫长，永无极。〈《广弘明集》三十九上〉

请改郊庙乐辞启

伏惟圣敬率由，尊严郊庙，得西邻之心，知周、孔之迹，载革牢俎，德通神明，黍稷频藻，竭诚严配，经国制度，方悬日月，垂训百王，於是乎在。臣比兼职齐官，见伶人所歌，犹用未革牲前曲。圜丘　氐燎，尚言「式备牲　」；北郊诚雅，亦奏「牲云孔备」；清庙登歌，而称「我牲以洁」；三朝食举，犹咏「朱尾碧鳞」。声被鼓钟，未符盛制。臣职司儒训，意以为疑，未审应改定乐辞以不？〈《梁书·萧子云传》〉

答敕改撰郊庙乐辞

殷荐朝飨，乐以雅名，理应正采《五经》，圣人成教。而汉来此制，不全用经典；约之所撰，弥复浅杂。臣前所易约十曲，惟知牲　既革，宜改歌辞，而犹承例，不嫌流俗乖体。既奉令旨，始得发蒙。臣夙本庸滞，昭然忽朗，谨依成旨，悉改约制。惟用《五经》为本，其次《尔雅》、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大戴礼》，即是经诰之流，愚意亦取兼用。臣又寻唐、虞诸书，殷《颂》周《雅》，称美是一，而复各述时事。大梁革服，偃武修文，制礼作乐，义高三正；而约撰歌辞，惟浸称圣德之美，了不序皇朝制作事，《雅》、《颂》前例，於体为违。伏以圣旨所定乐论锺律纬绪，文思深微，命世一出，方悬日月，不刊之典，礼乐之教，致治所成。谨一二采缀，各随事显义，以明制作之美。覃思累日，今始克就，谨以上呈。〈《梁书·萧子云传》〉

答敕论书

臣昔不能拔赏，随世所贵，规摹子敬，多历年所。年二十六，著《晋史》，至《二王列传》，欲作论草隶法，言不尽意，遂不能成，略指论飞白一势而已。十许年来，始见敕旨《论书》一卷，商略笔势，洞澈字体；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，犹子敬之不及逸少。自此研思，方悟隶式，始变子敬，全范元常。逮尔以来，自觉功进。〈《梁书·萧子云传》〉

上一卷

下一卷

全梁文

此南北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

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